

卡布基诺丛书

# 终于哭哭泣泣

宁子 ◇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卡布基诺丛书

终  
于  
哭  
泣

宁子 ◇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终于哭泣 / 宁子著 . —上海 : 上海人民出版社 , 2005  
(卡布基诺丛书)  
ISBN 7 - 208 - 05679 - X

I. 终… II. 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2923 号

责任编辑 赵蔚华  
封面装帧 甘晓培  
插 图 画儿 + 晴天

“卡布基诺”丛书

**终 于 哭 泣**

宁 子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4 字数 181,000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100

ISBN 7 - 208 - 05679 - X / 1 · 2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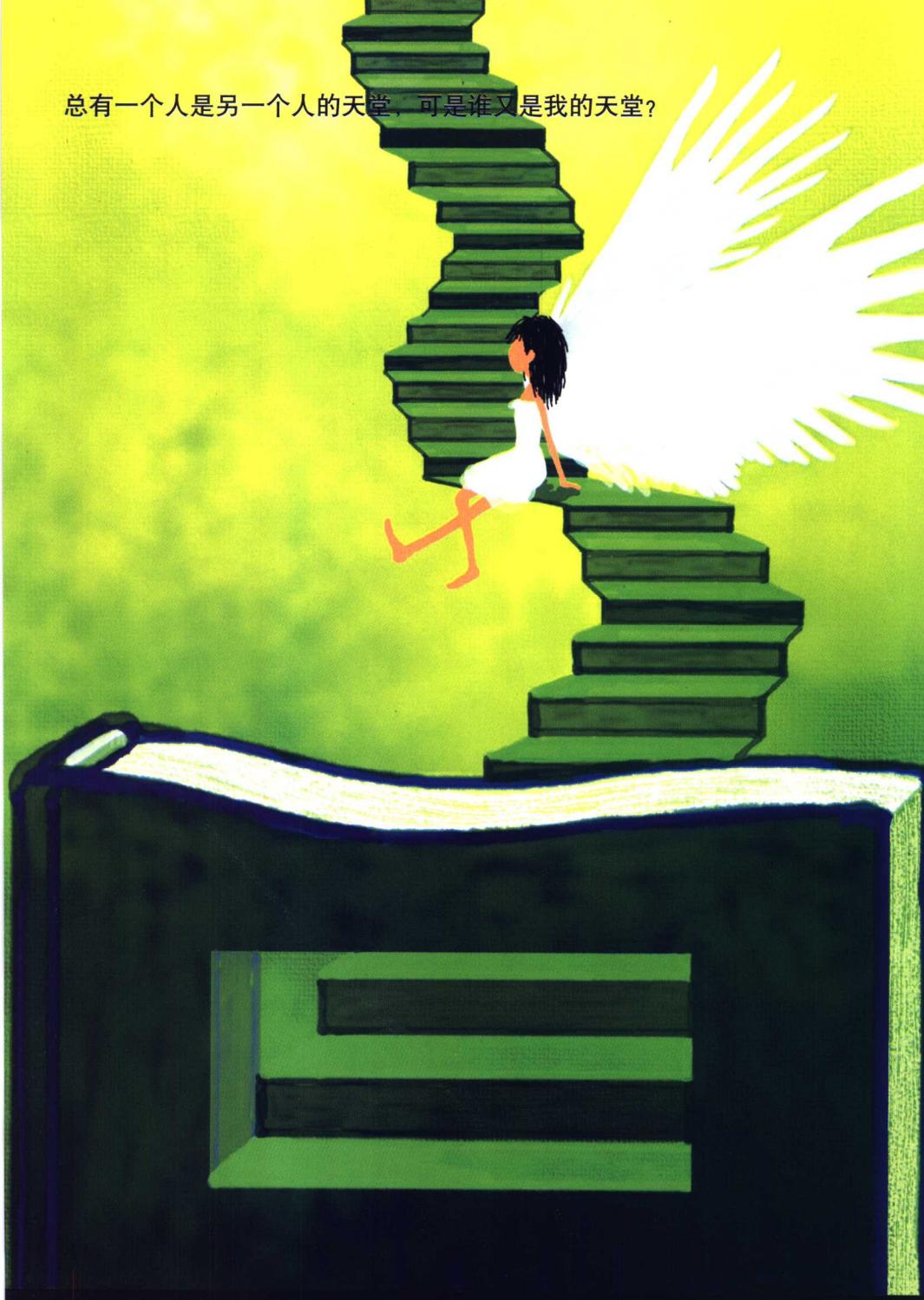
定价 18.00 元

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，彼此拥抱着才能飞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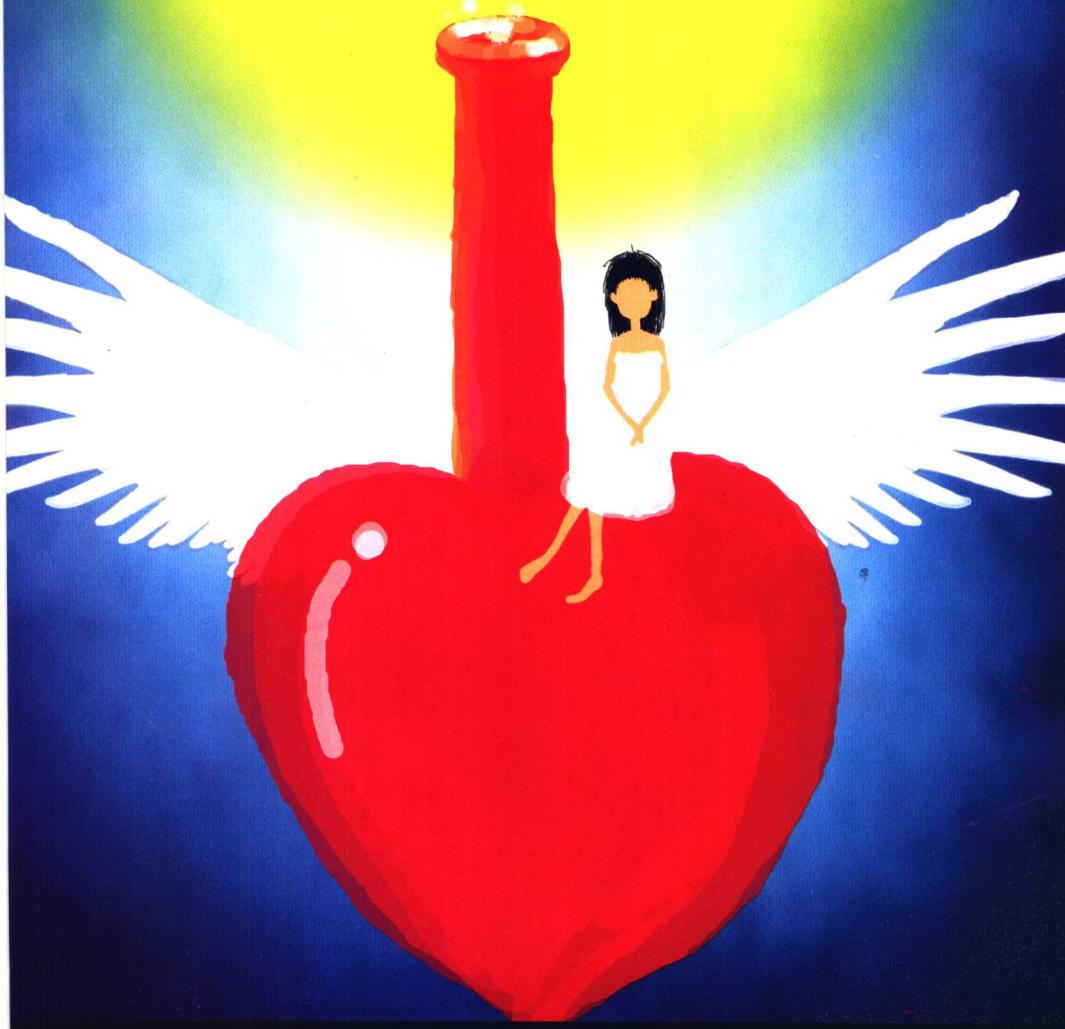
我终于不再流浪，我看到了我的天堂。



总有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天堂，可是谁又是我的天堂？



天涯远不远，不远。  
人就在天涯，天涯怎么会远呢？  
只是一个断肠的天涯罢了。



A painting featuring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seen from behind, wearing a yellow dress. A white crane is perched on her shoulder. In the foreground, several green, leafy vines are wrapped around a vertical yellow pole.

从认识到现在，  
他始终一相情愿地把我放在他的梦里面。



明天我要嫁给你了……

A colorful illustration featuring a young girl with dark hair and white wings, sitting atop a large, dark brown book shaped like a heart. S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. The background is a vibrant yellow-orange gradient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, with white rays of light on the left. The bottom of the image shows green rolling hills.

我流露出那种目光的时候，想要靠近他的心是多么虚弱。

就像一只红尘鸟，低低地飞在他的天空下，不敢扇动翅膀。



# 邂逅

在

## 光阴之外

2002年 何海潮

何海潮。

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，1993年到2002年的整整10年间，每次总是在我几乎要忘记的时候，这三个字又突然出现，让我窒息让我困顿让我不安。从来不给我任何防备的机会，就像一个符咒，一个生命的谜语。暗藏在我可能经过的每一个地方，每一条路上。不管我怎么突发奇想地转弯。

我无法明白这其中的根源。这些年，我试图用很多方法来解开这个谜。我刻意地靠近过他，用最平凡的方式，我想和他熟悉一些，像普通朋友那样。可是一直不行。然后我躲避他，我甚至远离了曾经和他共同生活的地方，把所有能够联系的方式，丢在了一个被时光废弃的，我永远不会再回去的小屋里。

可是这一切依旧不能避免我在不经意中，和这个名字的邂逅。和他的声音或者真实的容颜相见。他总是忽然跳出来，在那个瞬间里捆绑住我。欲罢不能。那种感觉让我窒息。让我想大声呼喊。

10年后，2002年的12月16日，我再次真实地站到了他面前。

这一天是我28岁生日。原本两个月后，我将为另一个男人穿上婚

纱，和他过平淡的生活，做个贤妻良母。忘掉所有从前。

何海潮成功地拦截了我的心愿。在我生日的这一天。

我想这不会是巧合。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里面，藏着的是一个劫数，一个不管走多远走多久，都无法逃避的结局。一个叫简凝的女人，注定了在劫难逃。

何海潮还是我记忆中熟悉的样子，忐忑的脸，带着残酷的微笑。时间对男人真的是过于公平，除了衣衫的深色里若隐若现着时光的沧桑，他的那份桀骜不驯，他的可以置爱情于死地的目光，他呼吸中的落拓，他的让我面对时感觉到无处可藏的锋利，没有丝毫的改变。丝毫的。

何海潮说，简凝，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你。

于是我被动地抬头，目光停留在他目光的下端，无法再继续仰起我一贯骄傲的头颅。所有所有和他相对的时光里，我总是这样的被动，这样的瑟缩。

从来没有男人让我有过这样的感觉。

他用手指分开我额前的发，他说小东西，让我看看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看过你。可是我发现这是一个错误。

我的头发不是很长，它们还没有长过我的肩膀，有一点琐碎和凌乱。经历了一次次颜色的变换，几天前，我重新让它们回归到泛着光泽的纯黑。我不记得何海潮是不是说过，他喜欢黑头发的女人。那种纯黑的头发。

我想这么多年我也许并不真的在意这个男人，他说过的话，他所喜欢的女人的样子，也许我没有真的在意过。我的头发一直变换着很多种颜色，长长短短。我不是很安静，不是温柔似水，没有他曾经一段时



间里所迷惑的，爽朗的无遮无拦的笑容，更没有他所崇尚的女人的坚贞。我只是一意孤行地成长，做着很多我自己都不能够把握的事情，和一个又一个男孩或者男人恋爱。

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。

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是在爱着的。一直的，在我头发变换的色彩中。那些在阳光下散发着种种光泽的色彩，它们是我不同爱情的见证。可是这样没有什么防备地站在何海潮面前时，我忽然又有了一头黑发，浓密的，顺滑的，在头顶流泻而下。

这让我觉得我根本是刻意。

我不分辨何海潮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我的思想在离他这样逼近的时候，失去了分辨的能力。

没有男人叫过我小东西，我已经不再年轻，虽然我迟迟不肯跟随年龄一同成熟的面容，依旧光洁明媚。可是我的心已经开始沧桑。

我看到心里的褶皱，波浪一样荡漾着。

我记得何海潮在第一次见到我时，就是这样叫我的。我是说他正式认识我的时候，而不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。

我们第一次的相见和他无关。

我曾经觉得何海潮一直就没有记住过我的名字。可是刚才，最初，他叫了我简凝，这个声音我并不陌生。或者他叫所有的女人小东西，这样一个不漂亮，目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爱情于死地的男人。

何海潮的手指那样的灼热，像跳跃的火焰点燃了我的额头。火焰顺着我的面颊跳舞，一点点地燃烧下来。势不可挡。他托起我的下巴，他的手掌那样的宽大有力。我低了一下头，我看着他的手，我觉得那双

手手指的缝隙，都足以穿过我的生命。

我的生命在他的指间单薄得让我惶恐。

我再次有了窒息的感觉。像每次骤然听到他的名字那样。因为窒息，我的脸色苍白。

终于被动地完全抬起头，面对了他的目光。

只是一瞬间，何海潮笑了，他的眼睛细细的，笑起来的时候面容更加忐忑。

我开始躲闪他的目光，何海潮用一根手指就抓住了我，他说别动。

何海潮的唇覆盖下来，他的温热潮湿的唇接触到我的瞬间，我的手脚忽然变得冰冷。

何海潮的话总是这样，简短而直接。几分钟前他让我在一栋建筑前面等他，他说我不来你不要离开。一步都不可以。

我被何海潮在电话里丢过来的那句话，定在了那片我不喜欢的有着阴影的空地上。不敢移动。

和往常一样，那天我很随意地穿了一件黑色棉褛和蓝色的宽宽的牛仔裤。裤子很长，在我脚畔卷了两道。鞋子是平底的，很长的带子在脚上缠绕。

我看着自己的时候有些不安，虽然我从小到大知道以后可能都是这个样子。我这样恋爱这样失恋或者让别人失恋。我小时候就不是个漂亮的女孩，长大了更不是个漂亮的女人，但在爱情里在生活里，我一直有着无坚不摧的自信。

我知道我的魅力所在。我的语言，我的呼吸，我的目光，我的骄傲，我对生命所特有的形成于文字的态度。



可这一刻我忽然希望我能够像另外一种女人，一种味道纯粹的女人。有着风情的外表，漂亮妩媚，即使也同时有着很多思想的空白。我太害怕何海潮又一次靠近我时，又转身离去。因为害怕我迟迟不肯再朝他走近。

我被动地站在那片阴影中，已经来不及更多的幻想什么。身边有一些人来来往往地穿过，大多是一些陌生的面孔。没有谁留意到我。4年的时间，这个城市让我陌生的其实不仅仅是建筑和街道。

我终于看到了一辆红颜色的桑塔纳，它在离我5米开外的空地上停了下来。然后我看到何海潮，他站在车边，向我招了招手。是的，他只是招了招手。我就朝着他走去。他按下我的身体，让我弯曲下来，把我塞进车里，关闭车门。他绕到另一端。他说走吧。

走吧。走吧。我看着窗外，身心跟着他一同上路。

我始终是被动的，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什么地方。也不问，我真的离他太近了。我被动地跟着他绕过了大半个城市，被动地跟着他上楼，被动地被他推进一扇褐色的房门。我只看到墙壁上一个小姑娘的照片，10岁左右的样子，她有一双和何海潮一模一样的眼睛。

再不给我任何时间，何海潮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开始被动地承受着他的吻，他的拥抱和抚摸。我听到自己的呼吸，隐忍地挣扎着跌宕在陌生的空间里。这个有着阳光残雪的午后，何海潮不再说一句话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他的目光逼得我一路后退。我站到了房屋的死角。何海潮笑了一声，一把抱起我扔在不是很近的绵软的床上。他走过来，从容坦荡地打开了我的身体。

我的睫毛在他的视线中无法覆盖我的眼睛。意念开始混乱，却没

有一丝一毫拒绝的愿望。这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，这样的情形，没有过程没有铺垫没有表白。当然更没有生动的承诺。何海潮在用他的身体解释一切。在我们相见的 10 分钟以后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被动地，被动地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欲望里燃烧着。我被我自己这种燃烧的感觉惊得目瞪口呆。一个 28 岁的女人，不是害怕欲望，更不是鄙弃。而是我一直认定自己的身体，一直认为它有着某种无法被揭示的秘密。

我承认我是个到死都相信爱情的女人，可是我不相信身体真的会有欲望。我不相信那种诱惑，不相信快感，更不相信高潮。我从来就没有感受过。尽管我有过那么多想起来惊心动魄的爱情，在那些爱情中我不止一次付出过我的身体。我的心和我的理智告诉我，在爱情中我应该接受这样的内容。我有着一个女人正常的心理。一直以来，我做到了，尽管我的身体始终在爱情之外。始终地。

很长时间我已经不再纠缠那个问题，我偶尔在某些文字和画面中看到关于女人身体的秘密，都会一笑了之。我也没有问过任何一个女人这是不是真的。

我觉得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爱情，那是一种心里的感受。

我忽然发现这么多年，竟然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被蒙蔽在这样一个可悲的假象里。何海潮的身体散发着香烟和汗水的气息，这种气息让我眩晕让我焦灼让我渴望在他的身体中崩裂和盛开。我像一朵隐忍着无法开放的花，我刚刚知道那种隐忍是多么悲哀。

依稀又看到他那种残酷的笑，逼真地落在眼前。何海潮不肯释放我，他残忍地让我更长时间地感觉着我所有的渴望。那种渴望正在变



成一种快乐的痛苦。

他说你求我。小东西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，你根本是爱我的。一直都是。

何海潮。

我在压抑中终于大声地喊出了他的名字。我觉得这个声音这个名字，一直在我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滴血液中游走，游走了千年。比生命更久。他是惟一的玄机，他的手中握着我生命中最沉的秘密。

何海潮终于释放了我，他用他的身体释放着我的欲望，他轻而易举地就为它们找到了出口。我的身体崩溃下来，冰冷的手指嵌入了他的肌肤。一切静止下来，我躺在缀着星星和月亮的白色窗帘透过的暮冬的阳光下，不再发出任何声音，喊叫或者呼吸。我在逐渐恢复的体温中，静静地感受着一种身心的疼痛。我感觉到自己正在这种疼痛中，在我所不知道的身体的桎梏中脱颖而出。

我感觉到了一种全新的成长。

在光阴之外。

我终于可以平静地，用一个女人的目光注视他，注视这个沉陷了我的世界。

何海潮。现在请你看着我，请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这才是爱情？

# 目 录

- 邂逅在光阴之外 2
- 第一章 天使的翅膀 1
  - 第二章 你疼吗 17
  - 第三章 谁的眼睛置爱情于死地 41
  - 第四章 你诱惑我 55
  - 第五章 致命厌倦 67
  - 第六章 我要离开你 84
  - 第七章 天堂有多远 97
  - 第八章 你让我感到温暖 111
  - 第九章 离开你离开过去 121
  - 第十章 生日快乐吗 144
  - 第十一章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157
  - 第十二章 在别人的故事里遗忘自己 172
  - 第十三章 在自己的故事里遗忘你 184
  - 第十四章 我看到你的伤 196
  - 第十五章 同类 202
  - 第十六章 北京 15 天 215
  - 第十七章 我爱北京天安门 231
  - 第十八章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39
  - 第十九章 天使不再流浪 249
- 后记 253

